

V 伍尔芙散文

• Woolf's Essays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V 伍尔芙散文

• Woolf's Essays

黄 梅 张耀东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伍尔芙散文/[英]伍尔芙著;黄梅等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1. 1

(二十世纪外国散文经典丛书)

ISBN 7-5339-1402-3

I. 伍... II. ①伍... ②黄... III. 散文-作品集-英
国-现代 IV. 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5986 号

伍尔芙散文

黄梅 张耀东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2 字数 122 千字 印张 5.75 印数 00001—5000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402—3/I·1251 定价:9.50 元

目 录

蛾之死	1
爱犬之死	5
安达鲁西亚客栈	9
楸园杂记	14
夜 行	23
夜幕下的苏塞克斯	27
太阳和鱼	32
笑 气	40
三幅画	44
老格莱夫人	49
女人的职业	52
空袭中的沉思	60
伦敦街头历险记	66
绘 画	82
电 影	88
歌 剧	95
笑声的价值	100
街头音乐	104
妇女和小说	111

《简·爱》与《呼啸山庄》	121
轻 率	129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136
“我是克里斯蒂娜·罗塞蒂”	145
《奥罗拉·李》	155
伊莱莎和斯特恩	170
译后记	177

蛾之死

白天飞来飞去的蛾子算不上名副其实的蛾，它们不能给人带来幽暗的秋夜以及常春藤的花朵引发的愉悦之情，而睡在窗帘阴影里的最普通的黄色夜蛾却每每能唤起那种赏心悦目的联想。白天的蛾是杂交物，既不像蝴蝶那么明快，也不像自己的同族那么阴郁。然而眼前这一只有狭长的枯草色的翅、翅边有同色的穗坠的蛾，似乎对生活还感到挺知足。这是九月中旬一个晴朗的早晨，天气温和宜人，比起夏季的几个月却又多添了几丝爽风。窗外的田地正在翻耕，犁头所到之处，泥土被压平，闪着湿润的光泽。滚滚的生气从田地和更远处的沙丘涌进来，让人很难把眼睛固定在书本上。乌鸦也在举行一年一度的盛大庆典；它们绕着树梢不断盘旋，到后来，看去像是朝天空抛上去了一张有成千上万个黑结的网；过了片刻，网渐渐收落到树上，每个枝桠的末端都像是有个黑疙瘩。然后，突然间网又撒向了天空，而且这一次扩展得更大，伴随着震耳的喧哗聒噪声，仿佛被抛向空中而后再缓缓落到树梢是一种兴奋无比的经验。

勃勃的生机激发着乌鸦、耕田人和马匹，甚至似乎搅动

了袒露脊背的荒丘，它也驱使飞蛾在自己所在的那块玻璃窗上从一边扑向另一边。你禁不住想看那只蛾。你会感受到一种对他的奇特的怜悯。那个早晨，尽享快乐的可能性是如此巨大，如此丰富多样，在这种情况下却只能生而为蛾，而且是一只白天的蛾，真显得命太苦了；而他却是那么热切地尽可能利用有限的一点点机会，实在可悲可怜。他奋力飞向他的地盘的一角，稍歇片刻后又飞向另一角。他还能干什么呢，除了再飞到第三、第四角？尽管山丘那么庞大，天空那么宽广，远方的房舍飘着炊烟，时不时还有海上轮船的浪漫的声响传来，他所能做的却只有这些了。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看着他，似乎世界的巨大能量中的一丝，非常纤细而纯粹的一丝，被投入了他纤弱微小的躯体。他每次飞过玻璃窗时，我都觉得那生命之光的细线似乎变得历历可见。他是生命，除此之外几乎什么也不是。

然而，因为他是如此之小、如此简单的能量体现——那能量正从敞开的窗口涌进并长驱直入，穿行于我和其他人头脑中的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狭窄通道——他显得有些神奇，也有些可怜。好像是有人取了一颗纯粹的小小的生命之珠并尽可能轻巧地用羽毛和细绒为之镶衬装饰，让它弹起跳动，滚来滚去，显示生命的真实本相。看到它被这般展示出来，你无法克服那种奇怪的感觉。看到它被激励、被指使、被装饰、被阻碍，因而只能小心翼翼、无比庄重地移动，你会忘记有关生命的一切。而如果他生就是其他形体，生命又将会怎样呢？念此你不免在看他的简单的活动时满心悲悯。

过了一阵子，他显然是飞倦了，于是在窗框上一处沐着

阳光的地方歇了下来，奇特的景象结束了，我也就忘记了他。后来，我无意抬眼时却再次看到了他。他正试图重新开始自己的舞蹈，但显得十分僵滞或笨拙，结果只能扑腾到玻璃的底部；他想飞过整块玻璃到上方去，却做不到了。因为脑子里仍想着别的事，我在一段时间里视而不见地看着他徒劳的尝试，不自觉地等待他重新开始飞行；就如碰到一台机器暂停时，我们不问原因地等待它重新启动。大约在试过了第七次以后，他从木窗框上滑下，扇动着翅膀，背朝下地落到了窗台上。他无能为力的样子有点惊动了。我突然意识到他陷入了困境。他没办法再起来，他的腿在徒劳地挣扎。我伸出一枝铅笔准备帮他翻身，然而，这时我领悟到失败和笨拙意味着死亡的到来。我又把铅笔放下了。

他的腿又抽动了一次。我四下张望，好像要找出他所要反抗的敌人。我朝门外望去。那里出了什么事？大约已是中午时分了吧，田野里的劳作停了。寂静和安宁代替了原来的活跃骚动。鸟儿飞远了，去溪流边觅食。马匹站立不动。然而那力量仍在，聚集在外边，它无动于衷，客观冷漠，不特别关注任何一个具体事物。然而它却和这小小的枯草色的蛾子作对。采取任何举措都不会有用。你只能袖手旁观那些小腿做出超乎寻常的努力抵抗正在到来的宿命，那命运的力量本可以——如果它想的话——淹没整个城市，不光是城市，还有无数的人；我知道，没有什么生物能逃脱死亡。筋疲力尽地停了一会儿之后，那些小腿又开始抽动。这最后的抗议是无与伦比的，而且又那么疯狂猛烈，结果他竟然翻过身来了。你的同情自然全在生命一边。而且，在根本没有谁在意或知晓的情况下，这微不足道的小蛾子以如



此巨大的努力抗拒那排山倒海之伟力，力图延续那个无论谁都毫不珍视也无意保留的生命，让人受到奇特的触动。不知怎的，你又一次看到了生命，看到纯净的生命之珠。我再次拿起了铅笔，虽然我知道这于事无补。就在我举笔的时候，确凿无误的死亡迹象出现了。躯体松弛了下来，而且立刻变僵硬了。挣扎已经结束。那微不足道的小生物此时已经体验了死亡。我看看死去的蛾子，那么宏伟的力量摧毁如此卑微的对手，取得了这信手拈来的小小胜利，使我惊叹不已。就像生命在几分钟前显得奇特，此刻死亡同样显得奇异。蛾子已经翻过了身，现在十分体面地躺在那里，安宁而毫无怨艾。哦，是的，他似乎在说，死比我强大。

(黄 梅 译)

爱犬之死

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坐在街角的那个上了年纪的女乞丐已趴在她的西瓜上睡着了。阳光似乎在空气中嗡嗡作响，衰老的猎狗弗拉希在街道阴凉的一边，顺着它所熟悉的道路，跑着碎步向市场的方向奔去。整个市场阳光耀眼，到处都是凉篷、小摊和色彩艳丽的遮阳伞。女贩们坐在水果筐旁，鸽子拍打着翅膀，钟声响个不停，马鞭声噼啪作响。佛罗伦萨的各色杂种狗在市场里跑来跑去，这儿嗅嗅，那儿扒扒。整个市场就像蜂窝一样热闹，又像火炉一样灼人。弗拉希到处寻找阴凉的地方。它跑到它的朋友卡特琳娜身边，躺卧在她那大筐子的阴影里。一个装着红黄两色鲜花的褐色水罐在边上投下了一道影子，它的头顶上是一座右手伸向前方的雕像。雕像的影子投下来，加深了这一片阴影，使它成了紫色。弗拉希躺在阴影里，观望着小狗嬉戏玩耍。它们叫着，咬着，伸懒腰打滚，尽情地享受着青春的欢乐；它们互相追逐，跑来跑去，兜着圈子，就像它曾经追逐胡同里的那条西班牙狗一样。有那么一阵，弗拉希的思绪又回到了雷丁。它想起了帕先生的西班牙狗，想起了它的第一个恋人，想起了它青春的狂热和天真。是呵，它有过

自己春风得意的日子，它并不嫉妒它们。它已经充分地享受了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快乐，现在已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女贩伸手到它身背后搔了搔。弗拉希过去经常偷吃她的葡萄，或干些别的坏事，为此它没少挨她的巴掌。可现在弗拉希老了，她也不年轻了。弗拉希替她看西瓜，她就替它搔耳朵；现在她在织毛衣，弗拉希则在打瞌睡。剖开的大西瓜展出粉红色的瓜瓤，引得苍蝇嗡嗡地围着西瓜直打转儿。

阳光透过百合花的叶隙，透过那些五颜六色的阳伞惬意地照射下来。大理石雕像减弱了阳光的热度，使它变得像香槟酒一样凉爽、清新。弗拉希躺在那儿，任凭阳光穿过它那稀疏的毛发，直晒在它裸露的皮肤上。市场里的人们一直在叽叽喳喳地讨价还价。买东西的女人不断地走过它的身边，又不时地停下来，用手指摸摸那些蔬菜和水果。集市上永远响着嘈杂的声音，弗拉希很喜欢听这种声音。过了一阵，它在百合花的阴影下面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沉入了睡梦中。没多长时间，它的脚突然一阵痉挛——是否它梦到了自己正在西班牙追逐野兔：它正顺着被晒得灼热的山坡往上疾跑；身旁一群皮肤黝黑的人在叫着：“兔子！兔子！”同时，野兔则正从灌木丛中窜逃出来。可再过了一会儿，睡梦中的弗拉希又快又轻地吠叫起来，接连叫了许多声——或许是它听见了老主人正在雷丁催促着它这条灵犬前去追捕吧？又过了一阵，它的尾巴局促不安地摇晃起来——莫非是它梦见了老班特福德小姐站在萝卜地中愤愤地挥动着雨伞，而自己则正溜回到她的身边，听着她呵斥“坏狗！坏狗！”尔后，它打起呼噜来，陷入了幸福的晚年才会有的那

种深沉的酣睡之中。突然，它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抽搐起来，使得它猛然惊醒过来。它觉得自己似乎在什么险恶之境中——莫非又落入了怀特教堂的那群恶棍之手？莫非刀子又架到了它的喉咙上？

不管它做了什么梦。总之，它恐怖地从梦中惊醒了，撒腿便跑，仿佛它正从死里逃生，要去寻找一个藏身之所。女贩们见此状况，全都哈哈大笑，向它扔着烂葡萄，呼唤它回去。但它丝毫不理睬她们。它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大车的轮子几乎压着它，使得站着的赶车人连声咒骂，举起鞭子向它抽来。它飞跑过一群光着半截身子的孩子身边，那些孩子一边向它投掷鹅卵石，一边高叫。“它疯了！它疯了！”母亲们赶紧跑到门口，把他们拉了回去。弗拉希真的疯了吗？是太阳晒昏了它的头，抑或是它又听到了维纳斯的猎号，还是某个美国的促战精灵、某个隐匿在桌腿中的精灵终于又俘获了它？总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它笔直地往前疾跑着，从一条街跑到另一条街，一直跑到自己家的大门。它径直跑上楼梯，又径直地冲进起居室。

布朗宁夫人正躺在沙发上看书，它冲进去时，吓了她一跳。她抬头看了一眼：哦，原来并非什么精灵，只不过是弗拉希。她微笑起来。当它跳上沙发，把自己的脸凑到她的脸旁时，昔日她题写的诗歌突然映现在她的脑海中：

.....

我躺着，双颊未干，
突然，枕边伸过来一个茸茸的脑袋，
就像猎神紧挨着我的脸。

一双澄澈金黄的大眼令我惊叹，
一只下垂的耳朵搭上了我的脸，
欲将那泪珠儿擦干。
我始而一惊，像一个阿卡迪人，
面对着暮色中树丛里的猎神，不禁愕然。
可是，当这毛茸茸的头
擦去了我脸颊上的泪痕，
我明白了，那是弗拉希在我面前。
对猎神的真心感谢，
胜过了悲哀和感叹。
猎神呵，您通过普通的动物，
把我引向了爱的圣殿。

这还是她多年前住在温波尔大街时写下的诗，那时她很不快乐。许多年过去了，她现在很幸福，但是她已经开始衰老，弗拉希也一样。她俯身瞧瞧弗拉希。真怪，她那宽大的嘴，大大的眼睛，浓密的鬃发，使她的脸居然与弗拉希古怪地相像。她们各不相同，却似乎又出自同一个模型。她们或许已互为补充，唤醒了对方身体里沉睡的东西。但她是一个人，而它却是一条狗。布朗宁夫人继续看她的书，过了一会，她又看看弗拉希，可是弗拉希却没有抬头看她，它身上发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变化。“弗拉希”，她叫道，但弗拉希一声不吭，它曾经是生命之物，可现在生机已离它而去了。奇怪的是，起居室里的那张桌子却仍然静悄悄地站在那儿。

(张耀东 译)

安达鲁西亚客栈

旅店老板显然是受着那种无伤大雅而又非恶意的不老实的道德感支配的，这种道德感以忠诚的名义而畅行无阻。所以，当我们询问旅店老板：如要在安达鲁西亚某个小村镇留宿，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个像样的住处过夜，他就向我们保证说：那儿的旅店很是不错。当然比不上我们现在住的这种宫殿似的一流的建筑物，但总还算是一处不赖的二流客栈吧。在那儿，我们可以睡上最最干净的床铺，会被侍弄得舒舒服服。接下来，火车在乡间慢悠悠地行驶了长长的一天，晚上九点半时，终于停了下来，并且声言它已无意再继续前行了。这时我们的耳边响起了旅店老板的话音，于是心中颇感宽慰。我们暗地里自忖：不该有过奢的念头。在旅途的最后一程，当正统的晚餐时间已过而还未进食、油灯里浸着的灯芯已自尽而亡——它的一生都是不幸的——时，我们便专心致志地默想着旅店老板那番介绍情况的话，那家很不错的二流客栈就成了我们的生活中梦寐以求的目标。在那儿，我们将受到诚心诚意的欢迎。我们在心中勾画出这样一幅图景：店主人和他的妻子走上前来迎接我们，迫不及待地接过我们手里的大包小包，风风火火地

奔走着为我们准备房间，抓鸡杀鸭为我们准备晚餐。为这一晚在整洁干净、香喷喷的被褥中的美美一觉，为那简单而可口的晚餐和次日动身前那一顿极好的早餐，他们只会索取一笔简直说得荒唐的钱财。这一切会使我们感觉到，要酬谢如此殷勤的款待，金钱这东西是多么俗不可耐呵！而那种在我们自己国家的旅店老板那儿早已丧失殆尽的高尚品性，在西班牙却仍长盛不衰。

在这样的联翩浮想中，我们度过了在火车抵站以前的那段时光。到站以后，我们一路上经受的种种颠簸劳顿都将获得补偿。使我们略感不安的是，我们发现脚夫在看到两个携带笨重行李的旅客在这么晚的时辰下车走到站台上时，露出了显而易见的吃惊神色。不可避免地聚拢了一群人来看着我们。当我们字斟句酌、小心翼翼地用西班牙语表示我们想找一个小客店的愿望时，他们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会话手册里的语句，其性质往往近似于博物馆里的一具早已绝迹的巨型怪兽标本，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才说得清它与活着的动物之间的关系。片刻之间，事情就很清楚了：我们的这个生物标本毫无希望地是灭绝的文物。而且问题还不仅如此而已，一种可怕的疑虑悄悄地袭上心来：不但是我们提问题所用的语言，连我们所提的问题本身，他们都一无所知。接下来是一大堆西班牙语、法语、英语的相互撞击交锋，却毫无结果。终于当地人如梦初醒：原来我们不会讲他们的话，于是就向着我们尝试手势的功力。过了一会，来了一个官员，自称他会讲法语。我们喜不自胜地把找旅店的要求翻译成那种语言。“火车今晚不再往前开了。”我们这位翻译说，“这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希望能睡

在这儿。”我们说，“明天一早五点三十分发车。”“可今天晚上，一家旅店。”我们坚持说。这位会讲法语的先生无可奈何地拿出一枝铅笔，用又粗又黑的字体写下了五和三十两个数字。我们耸耸肩，先用法语，然后用三种不同的西班牙语大声喊叫着“旅馆”这个词。到了这时，人群已围着我们聚成了一个圆圈。人人都在为他的左邻右舍充当翻译。于是我们想起了一本西班牙语的辞典，这本辞典死死地跟我们而不愿被拉下。从辞典里，我们找到了英语中“旅店”的西班牙语同义词，并且用食指强调地点着。一大堆脑袋挤了过来，茫然地凝视着那个被点着的地方。我们的翻译想到了一个出色的念头，他没有理会我们点出的那个词，而是狂热地在 S 部和 Z 部里寻找他自己的词语。我们帮他翻到辞典的西班牙语部分，让他继续寻找，可结果表明，这仍然一无所获。

与此同时，我们一再重复着说那个词，以便它碰巧能落到一块肥沃的土地上。每说一次人群里就会升腾起一阵流畅的西班牙语的嗡嗡声。最后，当我们试图用一把雨伞来画出一个旅馆时，一位瘦小的老头儿挤到了我们的面前。对于我们的那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胸前，深深地鞠一个躬。我们依次问了他三遍，他都以同样的方式来回答，宛如答案就在他一人身上，他集中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特质。公众舆论好像一致认为，我们应该接受他作为晚餐和眠床的代表。我们又作了最后的几次努力，说出“旅店”这个西班牙语的发音，回答是许多指着他的手。为了解决这件事，他紧紧抓住我们的胳膊，把我们拉出火车站，来到一轮硕大的月亮照耀下的一片长满芦苇的

沙质荒地的边缘。这儿一边是座陡峭的山，山顶上矗立着一座摩尔式城堡，稍远处另一边，则可见到一所孤零零的农舍。选择显然只限于这两者之间，而它们无一与我们原来的设想吻合。我们审视着这个老人，不无宽慰地观察到他既老又小。不管怎么说，我们的一个疑惑很快就消除了，很清楚，那所白色的农舍将是我们的住处。格兰纳达的那位旅店老板所具有的是一位艺术家的想象力。我们被带进房间，房间里点着一盏灯。几个男人和女人围着火坐在那儿喝酒聊天。我们进去后，谈话中止了，几双眼睛悠闲地打量着我们。尔后我们给带进一间厢房。正是因了这间房，农舍才有了“旅店”的雅称。房里有一张床，一道帆布帷幔权且作为门，室内还有水可供梳洗——如果我们决定继续这种高尚的胡闹的话，需要照明时可以点燃一枝蜡烛，而食物，显然是得上车站去寻找了。当然我们也绝非不愿意再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直到了十一点钟，我们已倦于观赏西班牙的沙漠与摩尔人的城堡，也听腻了那位会说法语，可又不认为必须懂得那种语言的先生的娓娓闲谈，这才返回了那个客栈，开始了准保会令人疲惫不堪的熬夜。那伙人坐到很晚，大声说着话，激烈的西班牙语透过帆布门帘，时断时续地传进来，不知怎地他们的谈话似乎关联到我们。西班牙语是一种凶猛和嗜血的语言——处在这种环境下的我们从听觉上获得的就是这样一种印象。到了半夜时分，我们那位矮小的朋友不停地鞠躬哈腰、把手按在胸前的行为，变成了一个非常邪恶的形象，我们想起了他那不祥的沉默以及要把我们和行李分开的固执决定。诚实善良的乡下人，我们沉吟着，本该早就上床睡觉了。我们有可能采取的惟